



新浪亲子中心 中国母亲网



幸福工程

◎新浪·中国母亲网等大型网站联合推荐

主编 / 苏文土

为了 母亲的 微笑



这些故事让我们的回忆温暖而感动

贾平凹 毕淑敏
肖复兴 尹世霖 ◎等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这些故事让我们的回忆温暖而感动
苏文土◎主编 贾平凹 毕淑敏 肖复兴 尹世霖◎等著

为了母亲的微笑



一个女人天性中的其他一切情感
或许都会萎谢，但是在母性的胸怀里，
有一个角落总是永远保持着明朗的微笑
的，这是上帝给母亲特地创造的。

——(法)大仲马《基督山伯爵》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了母亲的微笑/苏文土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1
ISBN 7 - 5087 - 0902 - 0

I. 为 II. 苏…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2894 号

书 名: 为了母亲的微笑

主 编: 苏文土

责任编辑: 杜 康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式: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66051698 660617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087 - 0902 - 0/I · 217

定 价: 22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孝心无价

毕淑敏

我不喜欢一个苦孩子求学的故事：家庭十分困难，父亲逝去，弟妹嗷嗷待哺，可他大学毕业后，还坚持要读研究生，母亲只有去卖血……我以为那是一个自私的学子。求学的路很漫长，一生一世的事业，何必太在意几年蹉跎？况且这时间的分分秒秒都苦涩无比，需用母亲的鲜血灌溉！一个连母亲都不爱的人，还能指望他会爱谁？我也不喜欢父母重病在床，断然离去的游子，无论你有多少理由。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动，不必将个人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在一位老人行将就木的时候，将他对人世间最后的期冀斩断，让他以绝望之心在寂寞中远行，那是对生命的大不敬。

我相信每一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

可惜人们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

父母走了，带着对我们深深的挂念。父母走了，遗留给我们永无偿还的遗憾。你就永远无以言孝。

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我们已不再年轻。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远无法弥补。

赶快为你的父母尽一份孝心吧！也许是一处豪宅，也许是一片砖瓦；也许是一桌山珍海味，也许是一个野果、一朵小花；也许是花团锦簇的盛世华衣，也许是一双洁净的旧鞋；也许是数以万计的金钱，也许只是含着体温的一枚硬币……但在“孝”的天平上，它们等值。

天下的儿女们，一定要抓紧啊！趁你父母还健在的时候。

中国母亲网、新浪网读书频道开展感悟母爱征文活动的启示

亲爱的读者朋友：

中国母亲网、新浪网读书频道感谢您对《为了母亲的微笑》一书的支持。报恩慈母，你我同行！阅读完此书，对于母亲，您是否多了一份感激之情，多了一颗感悟之心？在此，我们真诚地希望您能够把生活中对母爱的感悟写下来，也许这只是您对母亲的一份深深思念，也许只是关于母爱的只言片语，或者是关于母亲的一个微小细节；但是无论是哪种形式，我们都期待着和您一起再次用心感受那份纯真的爱。我们真诚邀请您用文字记下那份情、那份爱，用电子邮件或信件的方式和我们联系，我们将会在 2006 年母亲节期间推出两本以真情故事为主，关于母爱的书。届时，如果您的文章能够被我们选录，您和您的母亲将会得到我们寄出的、刊有您文章的书籍和祝福，您还将得到一定的奖励。

投稿方式：

1. 登录中国母亲网(www.muqin.com.cn)在线投稿；
2. 通过电子邮箱(muqin820@sohu.com)投稿；
3. 邮寄稿件：湖南长沙朝阳路 311 号金色华庭鸿福轩 3168 中国母亲网征文组

邮编：410001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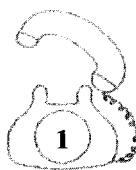
妈妈,不哭

记得上大学后第一次暑假回家,走在路上,碰到一个同村的人,他告诉我母亲在后面,所以我就站在路上等母亲,想到马上能见到母亲心里很激动,我那时还是很喜欢掉眼泪的,所以就暗自鼓励自己见到母亲不能掉眼泪的。当母亲挑着担子走到我跟前时,我竟然一下子抱着母亲哭着喊起来“妈!”我记得当时母亲的眼里流的是带有笑容的泪……

我不是一个好儿子	(2)
放娘一条生路	(7)
念给天堂里的妈妈听	(15)
丑丑的后妈 最亲的娘	(19)
妈妈,不哭	(26)
妈妈的心,是瓷器	(28)
为了一片晴朗的天空	(32)
妈妈的白舞鞋	(37)
那个季节,他拒绝母爱	(39)
卖报	(42)
竹签穿起的岁月	(47)

为了母亲的微笑

每次回家总要给家里每个人带点什么,给母亲的常常是那种被叫做“水果糖”的小糖。回到家,从沉甸甸的包里取出一包“水果糖”给母亲,她总会很欣慰地笑。那样的糖她会一直留着



吃很长的时间,原来我不懂母亲为什么要那么长久地吃“水果糖”,现在我懂了,她是在回味她的儿子……	
孩子,娘在等你呢	(54)
母爱馅饺子	(56)
幸福是苦难一点点串起来的	(58)
当爱成为一种习惯	(63)
你吻过自己的妈妈吗	(65)
下辈子还做您的女儿	(68)
心结	(75)
我不再让您流泪	(80)
把最需要的留给你	(85)
霜路无迹	(88)
生日	(92)
您的话,我懂	(95)
车窗外的眼睛	(97)
致痛退学	(99)
母亲的眼泪	(105)
只要妈妈开心	(108)
帮母亲做最快乐的事	(111)

感念母亲

我一直都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孝顺的儿子,远离母亲,就连梦里都很少有母亲的影子。那天很早母亲打我的电话,说昨晚梦到我的“阑尾炎”又复发了,问我现在身体怎么样,那一刻我真的被感动了。

2万CC母亲血	(114)
第一次过生日	(120)

我该如何在乎你	(122)
半个月亮	(125)
有一些细节	(128)
母爱的天空泪雨滂沱	(131)
推开虚掩的门	(135)
有您就有一切	(137)
最成功的事业	(139)
母爱至上	(142)
让我泪流满面的母爱	(146)
晕车与否	(150)
记账单上的养老金	(152)
无言的母爱	(154)
母亲,你是美人中的美人	(158)
妈妈的储钱罐	(163)
梅子时节的雨	(167)
母爱无定式	(169)
捂脚	(172)
水龙头的故事	(174)

回故乡,看娘去

不觉中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回家了,最近电话中母亲一个必问的问题就是我春节回不回家,我却总是说现在还没有定,从母亲的话语中我听出了一丝失望。为什么要这么吝啬,就算到了春节真的回不了家,难道连让母亲有一个期待的勇气都没有吗?	
母亲	(180)
母亲的菜园	(183)
快乐之源	(185)





为了母亲的微笑

流泪的砂粒	(187)
回故乡,去看娘	(192)
剪落弯弯的岁月	(196)
找牙	(198)
浪费的幸福	(200)
妈妈的心,浮水的萍	(202)
一样的母爱	(204)
窗前的阿婆	(206)
坐在母亲的目光中	(209)

母爱是一首无言的歌

一直以来都被一首歌感动着,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虽然现在听来不会再流泪了,但是,对母亲的思念总是让我心里获得一片宁静。

有爱的天空里,脑瘫女孩也能翩翩起舞	(214)
最伟大的艺术家	(219)
给母亲买衣服	(222)
兄弟	(224)
懵懂儿子读不懂沉甸甸的爱	(228)
生命之桥	(235)
那双布鞋	(237)
母亲的菩萨是亲情的佛	(239)
舔犊之情	(243)
母亲穿多大码的鞋	(246)
母爱不失职	(248)
另外一个母亲	(250)
编后记	(253)

妈妈，不哭

1

记得上大学后第一次暑假回家，走在路上，碰到一个同村的人，他告诉我母亲在后面，所以我就站在路上等母亲，想到马上能见到母亲心里很激动，我那时还是很喜欢掉眼泪的，所以就暗自鼓励自己见到母亲不能掉眼泪的。当母亲挑着担子走到我跟前时，我竟然一下子抱着母亲哭着喊起来“妈！”我记得当时母亲的眼里流的是带有笑容的泪……

当我是少女时，我怕黑，怕陌生人，怕一切可怕的事物，但是当我今天成为母亲时，为了我的孩子，我变成为一只准备对抗一切危险的狼。

席慕蓉 《成长的痕迹》

我不是一个好儿子

贾平凹

在我 40 岁以后，在我几十年里雄心勃勃所从事的事业、爱情遭受了挫折和失意，我才觉悟了做儿子的不是，母亲的伟大不仅生下血肉的儿子，还在于她并不指望儿子的回报，不管儿子离她多远又回来多近，她永远使儿子有亲情，有力量，有根有本。人生的旅途上，母亲是加油站。

母亲一生都在乡下，没有文化，不善说不会道，飞机只望见过天上的影子。她并不清楚我在远远的城里干什么，惟一晓得是我能写字，她说我写的时候眼睛在不停地眨，就操心我的辛苦，“世上的字能写的完？！”一次一次地阻止我。前些年，母亲每次到城里小住，总是为我和孩子缝制过冬的衣物，棉花垫得极厚，总害怕我冷，结果使我和孩子都穿得像狗熊一样笨拙。她过不惯城里的生活，嫌吃油太多，来人太多，客厅的灯不灭，东西一旧就扔，说：“日子没乡下整端。”最不能忍受，我打骂孩子，孩子不哭，她却哭，和我闹一场后就生气回乡下去了。母亲每一次都高高兴兴来，每一次都生了气回去。回去了，我并未思念过她，甚至一年一年的夜里不曾梦着过她。母亲对我的好使我不觉得母亲对我的好，当我得意的时候我忘记了母亲的存在，当我有委屈了就想给母亲诉说，当着她的面哭一鼻子。

母亲姓周，这是从舅舅那里知道的，但母亲叫什么名字？12岁那年，一次与同村的孩子骂仗——乡下骂仗以高叫对方父母名字

为最解气的——她父亲叫鱼，鱼，河里的鱼！她骂我：蛾，蛾，小小的蛾！我清楚了母亲是叫小蛾的，大人物之所以大人物，是名字被千万人呼喊，母亲的名字我至今没有叫过，似乎也很少听老家村子里的人叫过，但母亲不是大人物却并不失去她的伟大，她的老实、本分、善良、勤劳在家乡有口皆碑。现在有人讥讽我有农民的品性，我并不羞耻，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母亲教育我“忍”字，使我忍了该忍的事情，避免了许多祸灾发生，而我的错误在于忍了不该忍的事情，企图以委曲求全却未能求全。

7年前，父亲做了胃癌手术，我全部的心思都在父亲身上，父亲去世后，我仍是常常梦到父亲，父亲依然还是有病痛的样子，醒来就伤心落泪，要买了阴纸来烧。在纸灰飞扬的时候，突然间我会想起乡下的母亲，又是数日不安，也就必会寄一笔钱到乡下去。寄走了钱心安理得地又投入到我的工作中了，心中再也没有母亲的影子。老家的村子里，人人都在夸我给母亲寄钱，可我心里明白，给母亲寄钱并不是我心中多么有母亲，完全是为了我的心理平衡，而母亲收到寄去的钱总舍不得花，听妹妹说，她把钱没处放，一卷一卷塞在床下的破棉鞋里，几乎让老鼠做了窝去。我埋怨过她，母亲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啥？零着攒下了将来整着给你。你们都精精神神了，我喝凉水都高兴的，我现在又不至于喝着凉水！”去年回去，她真的要把积攒的钱给我，我气恼了，要她逢集赶会了去买个零嘴吃，她果然一次买回了许多红糖，装在一个瓷罐儿里，但凡谁家的孩子去她那儿了，就三个指头一捏，往孩子嘴里一塞，再一抹。孩子们为糖而来，得糖而去，母亲笑着骂着“喂不熟的狗”！末了就呆呆地发半天愣。

母亲在晚年是寂寞的，我们兄妹就商议了，主张她给大妹看管孩子，有孩子占心，累是累些，日子总是好打发的吧！小外甥就成了她的尾巴，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一次婆孙到城里来，见我书屋里挂有父亲的遗像，她眼睛就潮了，说：“人一死就有日子了，不觉是四个年头了！”我忙劝她，越劝她越流下泪来。外甥偏过来对着照片要爷爷，我以为母亲更要伤心的，母亲却说：“爷爷埋在土里了。”孩子说：“土里埋下什么都长哩，爷爷埋在土里怎么不再长个爷爷？”母亲竟没有恼，倒破涕而笑了。母亲疼孩子爱孩子，当着众人

面要骂孩子没出息,这般地大了夜夜还要嚼着她的奶头睡觉,孩子就羞了脸,过来捂她的嘴不让说,两人绞在一起倒在地上,母亲笑得直喘气。我和妹妹批评过母亲太娇惯孩子,她说:“我不懂教育嘛,你们怎么现在都英英武武的?!”我们拗不过她,就盼外甥永远长这么大,可外甥如庄稼苗一样,见风生长,不觉今年要上学了,母亲显得很失落,她依然住在妹妹家,急得心火把嘴角都烧烂了。我想,如果母亲能信佛,每日去寺院烧香,回家念经就好了,但母亲没有那个信仰,后来总算让邻居的老太太们拉着天天去练气功,我们做儿女的心才稍有了些踏实。

小时候,我对母亲的印象是她只管家里人的吃和穿,白日除了去生产队出工,夜里总是洗萝卜呀,切红薯片呀,或者纺线,纳鞋底,在门上拉了麻丝合绳子。母亲不会做大菜,一年一次的蒸大菜,父亲是亲自操作的,但母亲的面条擀得最好,满村出名,家里一来客,父亲说,吃面吧,厨房里一阵案响,一阵风箱声,母亲很快就用箕盘端上几碗热腾腾的面条来。客人吃的时候,我们做孩子的就被打发着去村巷里玩,玩不了多久,我们就偷偷溜回家,盼着客人吃过了是否有剩下的,果然在锅里就留有那么一碗半碗。在那年月里,纯白面条只是待客,没有客人的时候,中午可以吃一顿包谷掺面,母亲差不多是先给父亲捞一碗,然后下些浆水和菜,连菜带面再给我们兄妹捞一碗,最后她的碗里就只有包谷掺和菜了。那时少粮缺柴的,生活苦巴,我们做孩子的并不愁容满面,平日倒快活得要死,最烦恼的是帮母亲推磨子了。常常天一黑母亲就收拾磨子,在麦子里掺上白包或豆子磨一种杂面,偌大的石磨她一个人推不动,就要我和弟弟合推一磨棍子,月明星稀之下,走一圈又一圈,昏头晕脑地发迷怔。磨过一遍了,母亲在那里过箩,我和弟弟趴在磨盘上磕睡。母亲喊我们醒来再推,我和弟弟总是说磨好了,母亲说再磨几遍,需要把麦鼓磨得如蚊子翅膀一样薄才肯结束。我和弟弟就同母亲吵,扔了磨棍怄气。母亲叹了口气,末了去敲邻家的窗子,哀求人家:二嫂子,二嫂子,你起来帮我推推磨子!人家半天不吱声,她还在求,说:“咱换换工,你家推磨子了,我再帮你……孩子明日要上学,不敢耽搁娃课的。”瞧着母亲低声下气的样子,我和弟弟就不忍心了,揉揉鼻子又把磨棍拿起来。母亲操持



家里的吃穿是琐碎无巨细，而家里的大事，母亲是不管的，一切由当教师的星期天才能回家的父亲作主。在我上大学的那些年，每次寒暑假结束要进城，头一天夜里总是开家庭会，家庭会差不多是父亲主讲，要用功学习呀，真诚待人呀，孔子是怎么讲，古今历史上什么人是如何奋斗的，直要讲两三个小时。母亲就坐在一边，为父亲不住吸着的水烟袋卷纸媒，纸媒卷了好多，便袖了手打盹，父亲最后说：“你妈还有啥说的？”母亲一怔方醒过来，父亲就生气了：“瞧你，你竟能睡着？！”训几句，母亲只是笑着，说：“你是老师能说，我说啥呀？”大家都笑笑，说天不早了，睡吧，就分头去睡了。这当儿母亲却精神了，去关院门，关猪圈，检查柜盖上的各种米面瓦罐是否盖严了，防备老鼠进去，然后就收拾我的行李，然后一个人去灶房为我包明天起来要吃的素饺子。

父亲去世后，我原本立即接她来城里住，她不来，说父亲3年没过，没过3年的亡人会有阴灵常常回来的，她得在家顿顿往灵牌前贡献饭菜。平日太阳暖和的时候，她也去和村里一些老太太们抹花花牌，她们玩的是2分钱一个注儿，每次出门就带2角钱3角钱，塞在袜筒。她养过几只鸡，清早一开鸡棚，一一要在鸡屁股里揣揣有没有蛋要下，若揣着有蛋，半晌午抹牌就半途赶回来收拾产下的蛋。可她不大吃鸡蛋，只要有人来家坐了，却总是惦着要烧煎水，煎水里就卧荷包蛋，每年院里的梅李熟了，总摘一些留给我，托人往城里带，没人进城，她一直给我留着，“平日爱吃酸果子”，她这话要唠叨好长时间，梅李就留到彻底腐烂了才肯倒去。她在妹妹家学练了气功，我看她，未说几句话就叫我到小房去，一定要让我喝一个瓶子里的凉水，不喝不行，问这是怎么啦，她才说是气功师给她的信息水，治百病的，“你要喝的，你一喝肝病或许就好了”！我喝了半杯，她就又取苹果、橘子让我吃，说是信息果。

我成不成为什么专家名人，母亲一向是不大理会的，她既不晓得我工作的荣耀，我工作上的烦恼和苦闷也就不给她说。一部《废都》，国之内外怎样风雨不止，我受怎样的赞美和攻击，母亲未说过一句话。当知道我已孤单一人，又病得入了院，她悲伤得落泪，要到城里来看我，弟妹不让她来，不领她，她气得在家里骂这个骂那个，后来冒着风雪来了，她的眼睛已患了严重的疾病，却哭着说：

“我娃这是什么命啊？！”

我告诉母亲，我的命并不苦的，什么委屈劫难我都可以受得，少年时期我上山砍柴，挑百十公斤的柴担在山道上行走，因为路窄，不到固定的歇息处不能放下柴担的，肩膀再疼腿再酸也不能放下柴担的，从那时起我就练出了一股韧劲。而现在最苦的是我不能亲自伺候母亲！父亲去世了，作为长子，我是该为这个家操心，使母亲在晚年活得幸福，但现在既不能照料母亲，反倒让母亲还为儿子牵肠挂肚，我这做的是什么儿子呢？把母亲送出医院，看着她上车要回去了，我还是掏出身上仅有的一点钱给她，我说，钱是不能代替孝顺的，但我如今只能这样啊！母亲懂我的心，她把钱收了，紧紧地握在手里，再一次整整我的衣领，摸摸我的脸，说我的胡子长了，用热毛巾捂捂后，好好刮刮，才上了车。眼看着车越走越远，最后看不见了，我回到病床，躺在床上开始打吊针，我的眼泪默默地流下来。

母亲比父亲更疼爱自己的孩子，因为母亲知道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而父亲只想到他是自己的孩子。

[古希腊]米南德《残篇》

放娘一条生路

胡大平

这趟公差有半年之久，前一个月里，我总会隔三差五地给娘打电话，娘有时也会打我手机，可是近来，我打娘出租屋里的电话总是无人接听，这让我很着急。我便打电话给三弟，三弟电话里也没说什么，只是叫我赶快回来，说家中有点事。直觉告诉我娘可能出了什么事情。

娘65岁，一头花白的头发，明明白白间诉说着岁月的霜刀雪剑；满脸的皱纹，沟沟坎坎地昭示着日子的起伏艰难。家父早逝，娘随我们兄弟离开老家来到城市已有几个年头了，她一直跟着我们兄弟仨儿过活，起初她在三个儿子家轮流过，一家一年，挺公平的。娘开玩笑说她就像一头不能干活的老牛，每家公摊着她的吃喝。她还说，牛到老死了还能吃上几斤肉哩，而她……其实娘在哪家都没闲着，带孩子，搞卫生，洗衣服，上菜场，每天忙得脚板不沾灰。今年三弟妹怀上了孩子，娘就一直待在了三弟家，孕妇本来就是个难伺候的主，加上三弟妹脾气历来像液化气——一点就着。勺碰锅沿碗碰碟，馋咬舌头瘦咬腮。因为家庭琐事娘有时与弟妹争吵，有一次大吵之后，娘坚决要求搬出去另过，哪个儿子家也不待了。娘拎着简单的铺盖住进了租来的小屋里，独自点燃了那只小小的煤球炉生火做饭……娘说：不怨天，不怨地，老骨头也要争口气；自打鼓，自划船，不在儿子家讨人嫌！

来到娘租住的小屋子前，我老远感到一丝异样，不见那一缕淡

淡的炊烟，不见晾在枝头那几件熟悉的娘的衣裳，娘的小屋锁着门。风尘仆仆归来的我仿佛一只找不到窝的鸟，心里凉冰冰的。母亲的身体近来不好，莫不是住进了医院？

嘴拙的三弟无声地来到我的身边，没头没脑地说，娘谈恋爱了！娘要嫁人了！

九月的天空飘着几朵云，风吹云彩一点点地移，手里的行李重重地落在了地上，惊飞了树头的一群扑棱棱的麻雀。娘谈恋爱了！娘要嫁人了！这消息不啻晴空一声雷，白云下起了雨……

爸离开人世那年，娘才39岁，多病的父亲撒手人寰，把三个牛犊一样小的儿子、一位龙钟的老母丢给了他的妻子。娘哭，娘为父亲的早去而痛哭，为一家老小们的未来而痛哭。泪水淹没了黄秧嫩苗，漫湿了枕畔被角，可哭完了，娘的日子还得过，再沉重的日子还得背着它往前趟。梨田，打耙，插秧，割稻，车水，娘样样干得不比别人差。爸临去世前，给娘介绍了一个人，那人是爸生前的朋友，叫端根。端根是个烧窑师傅，人很老实，只因其兄弟多且个个都有遗传的癫痫头的毛病，人们戏称，远远望去他们一家五条光棍就像五座大秃岭。我父亲去世的次年，照父亲生前的遗嘱，端根找人来上门说亲。奶奶实在不忍看着我娘又当爹又当妈，累得泥里滚水里爬，就很开明地答应了端根与自己儿媳的亲事，条件是端根上门入赘。奶奶同意了，娘自然无话可说，其实娘喜欢端根，那是南瓜花开笑脸——看得出的。端根就住在窑场，窑场就坐落在我们村上，母亲有时让弟弟端点好吃的给端根，有时还将端根的衣服带回来洗，端根给我们家的回报通常是出窑时上好的焦煤，以及窑上食堂里零碎的剩米。虽然不多，但孤儿寡母的日子里，焦煤和大米简直是雪中送炭的命根子啊。

那年腊月队里放塘水挑窑泥，体力透支的娘生病在床不能上工。这个季节里窑上不忙，端根顶替我娘挑起了窑泥。我作为拿四分工的孩子头，稚嫩的肩膀也在挑窑泥的队伍里摩肩接踵。不知是谁恶作剧地喊了一声：哦，端根要做小徐庄的女婿喽！单调枯燥的运泥路上顿时像点亮了“贼”星，无聊的人们终于找到了摇唇鼓舌的乐事，不知不觉我就成了众人指指点点的对象，人们的指点像火柴，我的脸被一阵阵地擦红。哪壶不开提哪壶，一位长像极了